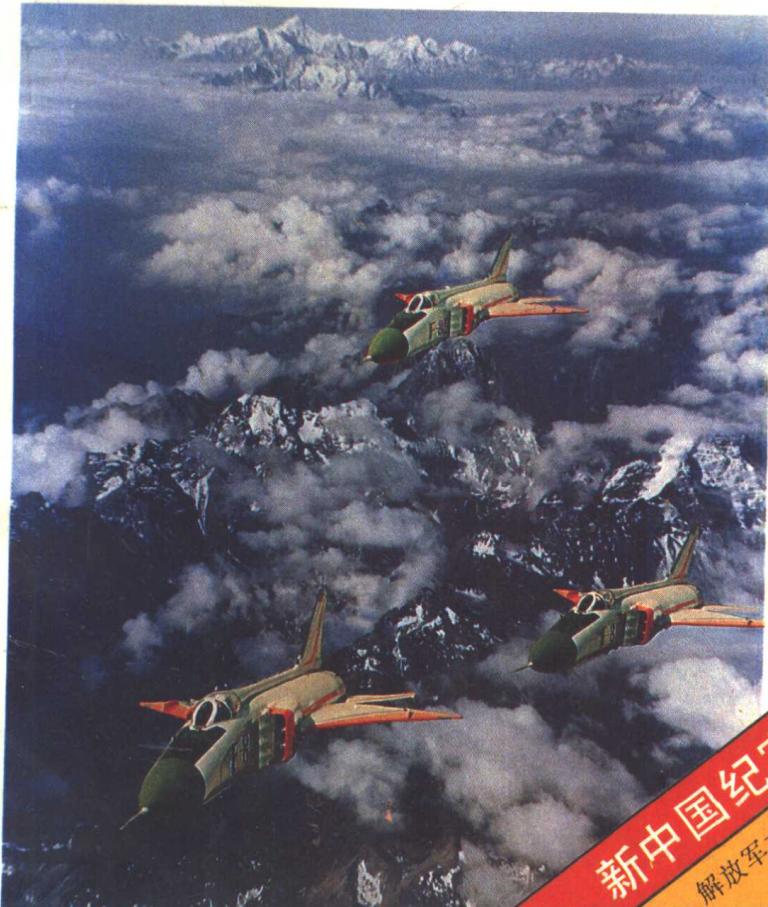


DRAGON WITH WINGS

刘智慧 著

插上翅膀的龙

- 中国人古老的航空梦
- 苏区第一架战斗机“列宁”号
- 周恩来拿出六十亿斤小米造飞机
- 中苏无结果的谈判
- 中国歼击机出现在巴黎博览会



新中国纪实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 032 0938 5

刘智慧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插上翅膀的龙

(左上)朱德、董必武到厂视察。

(左下)1964年6月，邓小平总书记到厂视察，
与厂长陆纲亲切交谈。

(右)1990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到厂视察。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插上翅膀的龙

著 者：刘 智 慧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画：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排印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东方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10.5

字 数：222,000

版 次：1991年11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 数：11,001—22,000

书 号：ISBN 7-5033-0261-5/I·212

定 价：5.3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序

金 河

尽管科威特油井的冲天大火还在熊熊燃烧，滚滚浓烟可能使这个能源王国的臣民们最先领略“有限核冬天”的滋味；尽管有关国家的政治家和外交能手还在紧锣密鼓，为最后的停火条件苦心策划、讨价还价，但海湾战争在空袭进行了6周、地面战争打满100个小时就结束了。

短暂的海湾战争所提出的丰富课题，足够全世界的军事科学家们研究一阵子了。不过，不管怎么研究，横研究还是竖研究，即使以外行人的眼光看，恐怕谁都得把飞机作为首选课题。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入侵科威特是注定要失败的。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警告过：一个民族不能长期压迫另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但从现实的军事角度看，萨达姆是被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航空兵打败的。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伊拉克军队的军事设施、人员、武器、装备连同抵抗的信心都灰飞烟灭，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还击。100个小时的地面战斗，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对空袭效果的认定或打扫战场。战前军事专家们预言的中东大

沙漠里本世纪最壮观的千辆坦克大战并没有发生。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构造的作战飞机所向披靡，威风八面。相比之下，坦克和大炮却显得色彩灰黯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湾战争是当代航空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大展销，大亮相。

看过这伴生着血与火的大亮相，稍有民族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想看看中国航空兵和航空工业的家底。

《插上翅膀的龙》。

刘智慧同志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也许能为我们作出一定程度的回答。当然，这不是三军统帅的回答，不是国防科工委的回答，也不是军事专家的回答，它只是年轻作家的回答，文学的回答。不过，仍不失为具有想象力和历史感的回答。

既非科班的文学出身，也没有航空的资历。刘智慧当过知青，参过军，做过工人。八十年代初，我们彼此相识的时候，刘智慧在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史志编辑室工作。他象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不愿接受职业塑造的人生。这位机敏、快活的年轻人对文学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和顽强求索。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他都写，全方位出击。

近两年，他没有到家里来。几次本当看见他的文学活动也不见他的影子。我猜测，他可能钻到浩瀚的史料中去出不来了，枯燥的文献纪录磨掉了他刚刚显示的文学光彩。也许他改行跑单帮“淘金”去了。文学创作滑坡，文学消费疲软使艺术女神无法再用她的绰约风姿同硬邦邦的经济实惠抗衡。这种具有彻悟性的选择，既无须欣慰，也用不着悲

哀。我断没想到刘智慧能端出一部23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的书稿来。

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的史志工作为刘智慧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使他有条件把握我国航空工业今日的辉煌和窘境，也使他有条件追本溯源，同白发苍苍的老红军、老八路、著名空军将领和航空工业元勋们一起拭去岁月的尘埃，开掘记忆的宝库，踏上莽原的荒径，去追索共和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坎坷而悲壮的昨天和前天。为了史料的完整、准确和翔实，他求助过许多档案馆、博物馆，拜访过许多神秘的会堂和客厅。他的足迹踏遍了现代大都市，也走遍了所谓“大三线”云贵川陕的沟沟岔岔和塬梁峁壑。

从手工作坊式的修理到现代大工业生产，从领袖人物和先驱者奠基性的伟业到普通工人和士兵平凡的实践，从作战飞机到整个航空工业，从大工业中心到山沟岩洞，历史的线条和许多鲜为人知的有趣往事，打破时空的切割交叉，构成了一幅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全景图。这是一幅气势壮阔、色彩斑斓的全景图！

歼—8Ⅱ型战斗机开发试制成功在巴黎引起轰动，也震动了五角大楼。这种号称“空中美男子”的战斗机闪电般划破长空，划出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终于甩开了米格飞机的设计制造体系，中国的作战飞机终于有了敢与列强一比高低的个性体系，中国的航空工业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事情发生在1989年。这是令人骄傲的欣慰的一幕。

中国人不孬！我们有理由强韧我们的民族自信和理想。
缺乏自信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这是迟到的一幕。共和国的航空

工业本来应该有更加威武雄壮的表现。我们的失误太多了，我们应该反省和沉思。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中华民族也许是最早做航空梦的民族。据记载，汉代的张衡曾制成会飞的木鸟，能在空中飞行数里之遥。东晋时代的葛洪把鸟乘上升气流飞行的原理详细记载于《抱朴子》一书中。遗憾的是亚细亚文明没有孕育成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国人沉湎于梦的时间太长了。美国的莱特兄弟尽管比张衡晚出生约1700年，却最先把木质的滑翔机送上天空，来自西方的后继者使人类的航空梦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但中国人使用飞机打仗的历史却不短。如果把1911年意大利入侵土耳其作为飞行器用于战争的第一个战例，那么，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中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草头王们也使用飞机厮杀了。其中奉天城的“张大帅”拥有飞机300架。少帅张学良还担任过飞行队长。到“蒋委员长”说了算时，空军已颇具规模。“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爆发了“8·13”抗战。从8月14日到8月17日，中国人驾驶的飞机击落东洋鬼子的飞机46架，风光十足，很是令人鼓舞。

然而，这些飞机没有一架是中国制造的，全是出大价钱从西方买来的。负责飞机采购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甚至连买都不会买。国民党早在二十年代末就获得了全国政权，却把不能造飞机的纪录一直保持到割据台湾。

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工农红军早在1930年就有了第一架飞机，并命名为“列宁号”。解放战争初始阶段，常乾坤领衔在东北创办了第一所航校，东北有了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基地。不过，靠“敌人给我造”总是受限的。三大战役结束

后，缴获国民党飞机上百架，大都残破不全。东拼西凑，修修补补，在庄严的开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上空的飞机连运输机在内才有17架。这就是共和国的全部家底。

中国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一只脚在现实上踏稳之后，另一只脚就迈向未来。毛泽东主席发了话，周恩来总理拿出60亿斤小米办航空。五十年代初，终于打破了飞机生产上零的记录，并很快形成了年产飞机数千架的能力。不过，这不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然成果，而是在“苏联老大哥”搀扶下一种畸形的跨跃。苏联的设备，苏联的工艺，苏联的设计图纸，生产的是苏联已经淘汰的机种。即使这样，“老大哥”总是“留一手”，拒绝提供某些关键性零部件和设计图纸，刚进六十年代，“老大哥”翻了脸，撕毁了合同，撤走了专家，中国人不得不“当了裤子，也要自己干”。于是干出来了，但却比原计划推迟了整整10年。

“老大哥”不够“哥们儿意思”的地方在所多多，但回顾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风风雨雨，最大的失误还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更多地怨天尤人是没出息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1960年）本来干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个“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成，又从“共产主义”跑回来，劳民伤财，国力空虚。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年—1965年）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岁月里起步的，中苏之间争夺国际共运中心的大论战导致两国进一步交恶，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一开始就爆发了“史无前例”。持续了10年之久的内乱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崩溃的边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工业象陷进泥潭的破车，

喘着悲凉的粗气。第四个五年计划有名无实。

最革命的高调，四面出击，八面树敌，使国际关系充满了火药味。为了“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毛泽东主席下达了建设“大三线”的命令。本来初具规模的军工企业一分为二，优先保证“大三线”。工厂、车间本着“近山，隐蔽、分散”的原则切割成碎块，象羊粪一样撒进云贵山沟。中国航空工业遭到的损失尤其惨重。

悠悠建国41年，真正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繁荣经济、壮大自己工业实力的时间不过十几年而已。

从所涵概的内容到叙述形式，《插上翅膀的龙》都不是一部严谨的中国空军史或航空工业史。尽管有些观点可供商榷，不过，作者跑遍祖国大地，殚精竭虑，挖掘出的活史料和一幕幕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场面，不仅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具有宝贵的历史品性。以当代意识去审视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经验，宏扬革命传统，对航空界，对整个工业界和科技界，对不同岗位上的共和国公民都会有所裨益。

1991年3月
于沈阳

DRAGON WITH WINGS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目 次

序 金 河

序 章 历史在冥思 (1)

第一章 悲恸的起步 (10)

☆ 他迫降在苏区，徐向前劝他弃暗投明，苏维埃政权有了第一架战斗机——“列宁”号

☆ 蒋介石怒气之下撤了钱大钧航空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不久，宋美龄涉足军界又使他难堪得无地自容。

☆ 陈云筹划了个“借鸡下蛋”的方案，二年后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一件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A. 忍辱负重，为了那个会飞的梦

B. 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

- ☆ 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宣读投降诏书时，延安的毛泽东、重庆的蒋介石都在午睡，但他们醒后的神态却不一样
- ☆ 汪精卫的飞机投诚降落在延安。毛泽东重庆谈判归来却被困在机场，张闻天一张纸条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章 白山、黑水间的感叹…………… (61)

- ☆ 任弼时代表中央将常乾坤派往东北，让他赤手空拳将共和国的航空梦举上蓝天……
- ☆ 和美国佬斗智，聂荣臻司令员成功地导演了一场“双簧戏”。结果，美国佬叫苦不迭……
- ☆ 八年抗战他们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但为了获取一块仪表，一桶油，他们却悲恸地倒在了日军遗弃的细菌库中
- ☆ 东北局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做出决定：“没有汽油就暂时停办。”结果把航校逼出个世界奇迹来
 - A、东安，放飞着惊人的航空梦
 - B、惊险而又令人啼笑的飞行事故

第三章 中国飞机城的雏形…………… (94)

- ☆ 从山沟中匆匆闯进沈阳城，国民党沈阳空军司令部人去楼空，搜集小组连夜抢收飞机修

理厂

☆ 这里是飞机修理厂还是垃圾站？接收的同志面对废墟心里倏地凉了半截子。万事开头难哟……

A、有来烧香的，也有来拆庙的

☆ 朝鲜战争骤然爆发，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中国空军赴朝参战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刘亚楼急匆匆赶到沈阳……

第四章 “赠火者”与 “窃火者”的心绪……… (116)

☆ 毛泽东说：“长工要搞这件事，好吧！给他添把柴火，把火点燃起来。”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苏联老大哥”

☆ 维辛斯基说何长工：“你这个人最调皮。”何长工却幽默地反驳道：“我是个中等调皮的，最大的调皮还没来哩！”

☆ 周恩来拿出六十亿斤小米办航空、造飞机，这个惊人的方案毛泽东同意了。中国将成为年产飞机×千架的航空大国

第五章 急骤的阴影 ……………… (138)

☆ 苏联对中国怀有戒心了，谈判中出现了磨擦，逼着中国人说出了“当了裤子也要自己

搞设计”的愤懑之言

- ☆ 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要求派一批载有导弹的轰炸机飞往中国，刘晓立即电告周恩来……
- ☆ 周恩来给远在莫斯科谈判的刘亚楼复电：派顾问我们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 A、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心绪
 - B、一个坐在谈判桌旁的克格勃

第六章 悲郁的“大三线”

瞬间诞生在山坳中……… (178)

- ☆ 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毛泽东对李富春说：“钱不够，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
- ☆ 一个踏勘组在短短的三十天内，竟在三个专区、三个市、二十五个县中踏勘了一百一十五个厂址……
- ☆ 毛泽东请彭德怀出山，可彭德怀却说出一句话：“我已经臭了！”不久，邓小平悄然出现在神秘的“大三线”……

第七章 黑黝黝大山发出的感叹………(196)

☆ 苦哉、乐哉、悲哉？

- A、他们“光荣”在冷漠“大三线”
- B、他们用脚板硬是从昆明走到贵阳
- C、“羊拉屎”式飞机厂的哀叹
- D、工厂钻进山洞后的悲剧
- E、水荒的困扰
- F、一亿二千万人民币又白扔了
- G、又是一个没想到

第八章 反思，岂止一个 显赫的将军……………(225)

- ☆ 八宝山公墓中的冥思
 - A、一篇来自黔贵高原的祭文
 - B、一篇充满哀怨的悼文

第九章 一段令人掩面啜泣的历史………(238)

- ☆ 一个血债累累的恶棍，竟用无辜者的头颅砌筑自己升腾的台阶，“飞机场”奄奄一息惨不忍睹
- ☆ 歼—6战斗机发生机毁人亡事故，周恩来沉痛地说：“我很难过，我要负责！”

第十章 与死神厮杀的人们……………(260)

- ☆ 当死神狰狞地扑向他，他却与死神微笑、接吻，

死神被他的举动吓懵了……

- A、玩命的冒险，获得了惊人的新发现
- B、“死亡四重奏”蓦地在蓝天中奏响
- ☆ 他指挥试飞员去和死神厮杀，当试飞员战胜了死神的时刻，他却举着酒杯哭了
 - A、在火炉的炼狱中
 - B、在惊恐中企盼的人们

第十一章 “百万大裁军”

震惊了造飞机的人………… (282)

- ☆ 没有军委的批准，他竟敢下令拆除歼—6战斗机的生产线，他胆大得叫人吃惊
- ☆ 共和国的贸易伙伴由克里姆林宫变成了白宫。美国人与中国人打赌，但美国人输得只好掏腰包
 - A、美国人的“愚人节”在中国失去了色彩
 - B、都有政治色彩，但美国人计算失误了
 - C、中国人也有难堪的时候

第十二章 走出“大三线” ……………… (309)

- ☆ 分娩，伴随泪水的分娩
- ☆ 从山坳中走向巴黎

序 章

历史在冥思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位于共和国辽河平原中部、浑河北岸的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试飞站的机场跑道上，一架身躯颀长、身涂红白蓝三色相间流线、宽大三角机翼下挂满导弹、火箭的新型战斗机，正昂首伫立在起飞线上……

广袤而翠绿的旷野，万籁俱静。

网形雷达缓缓扭动着巨大的身躯。

加油车、充电车、地勤人员纷纷离开飞机。

塔台指挥员庄重地拿起无线电送话器。

……

“呼”地一声闷响，一颗荧绿色信号弹扯着一条乳白色的烟缕，从寂静的旷野中腾空跃起。

新型战斗机全身蓦地颤动了一下，便焦躁地咆哮、嘶鸣起来，随后拖着一条浓焰、灼烈的桔黄色火舌，在坚硬平坦的水泥跑道上启动、疾奔、加速、起飞……一枚充满生命的流星倏地射向湛蓝湛蓝的天幕。

漂亮地旋转、傲然地爬升、葱莽地俯冲，一条多彩的鳗